

中东欧国家周报

【爱沙尼亚政治周报】

新冠疫情期间的例行政治紧缩

E-MAP 基金会

(2021年4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Feng Zhongping



【爱沙尼亚】新冠疫情期间的例行政治紧缩

本月政治与上月的政治有着很大的联系。爱沙尼亚前总理于里·拉塔斯（Jüri Ratas）（中央党）成为了国会的发言人，同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在党内的领导权。在卸任总理之前，他确实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将他前几个月为了在政坛上求生而经历的一切比作“飓风”的话，那他此次身居高位可谓是如“微风”一般不值一提。象征性地说，拉塔斯重返政治高层的特点正如他所说的一样：“爱沙尼亚的国旗和欧盟盟旗能够肩并肩一起出现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¹这句话涉及到在拉塔斯第二届任期内做出的决定，当时他想把欧盟盟旗移出国会的主厅，即白厅，但一点都不出乎意料的是，于里·拉塔斯再次改变了主意，他认为“爱沙尼亚在入盟以来十分成功，欧盟保障了我们的安全、施以我们经济援助并让我们通过无障碍旅行保护传播我们的文化”。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观念的转变显示出拉塔斯及其政党可能已经从与爱沙尼亚保守人民党（EKRE）的联盟中跳脱出来了，后者曾成功地在上届政府中给中央党及其领导人施

¹ Jüri Ratas as cited in Toomas Kask, ‘Jüri Ratas: EU flag to return to the Toompea White Hall’, *Postimees*, 19 March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postimees.ee/7205282/juri-ratas-eu-flag-to-return-to-the-toompea-white-hall>].

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欧盟盟旗的故事”是爱沙尼亚保守人民党在民粹主义方面的成功之一，但于里·拉塔斯最近应该思考一下恢复自己政党的地位和名誉的办法了，显然需要做的很多。

正如最新的民调结果一样，这次民调由 Norstat 代表爱沙尼亚社会科学院（MTÜ Ühiskonnauuringute instituut）完成，结果显示，中央党获得了 20.9%的支持率，²可以看出，相比于上届国会选举（2019.3）23.1%的支持率来说，于里·拉塔斯及其政党的支持率并没有大幅下降。同时，现任总理卡娅·卡拉斯（Kaja Kallas）的政党改革党（the Reform Party）获得了 33.6%的支持率，³相较于 2019 年 3 月的 28.9%来说增长了许多。由此来看，中央党有些危险，它与改革党的支持率相差近 13%，所以它似乎是落后于改革党排位第二的政党。

在爱沙尼亚最大的六个政党中（党标见图一），唯一一个不在国会内的政党爱沙尼亚 200（the *Eesti 200*）收到了很高的支持率，约为 11.4%。如果该党与社会民主党（6.2%的支持率）⁴、改革党联盟，且支持率不变的话，他们能够轻松组成下一届政府，完全不需要中央党加入。虽

² ‘Ratings: Reform continues steady hold over party support rankings’ in *ERR*, 7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1608168601/ratings-reform-continues-steady-hold-over-party-support-rankings>].

³ ‘Ratings: Reform continues steady hold over party support rankings’.

⁴ ‘Ratings: Reform continues steady hold over party support rankings’.

然爱沙尼亚保守人民党的支持率一直稳定在 18.8%左右⁵，但他们很有可能会因为在上届执政联盟中的表现而不被选为新一届政府的执政盟友。

图一：爱沙尼亚六大政党的党标



图源：爱沙尼亚国际广播电台

爱沙尼亚 200 的领导人显然希望能够维持住自己现有的支持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们选择把中央党排除在爱沙尼亚下届政府的可能性之外。前国防部部长、爱沙尼亚 200 董事会中极具影响力的成员马尔格斯·擦克纳（Margus Tsahkna）对现任政府中一些部长级职位的官员做出了严厉的批评，确切地说就是针对卫生劳动部部长塔奈尔·基克

⁵ ‘Ratings: Reform continues steady hold over party support rankings’.

(Tanel Kiik) (中央党)。擦克纳在爱沙尼亚主要的时事节目中指出：

如果爱沙尼亚能够动用一切数字技术、数据和知识，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像旧时代一样再去组织那么多活动敦促人民接种疫苗了。我们应该将服务延伸到每个人。组织和联络过程中出现了太多的混乱，导致很多私立医疗中心被罚款、健康保险基金的合同被终止，等等。卡娅·卡拉斯没有领导能力。我一直很尊重塔奈尔·基克，他已经在两届政府中担任部长职位了，但上一届执政联盟不但不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反倒是在关注一项全民公投。如果基克无法让他管辖范围内的人负起责任，那么政治责任就会落到他身上。⁶

爱沙尼亚总理间接地（或是直接地）回应了这类指责，这在一个有序的民主国家来说是很常见的，她决定宣布一项政府计划，关于“为了让爱沙尼亚从疫情中恢复过来而进行的决策及活动需要遵循的原则”。⁷总理卡娅·卡拉斯在国会宣布了这一决定，并讨论了在疫情之下实施国家危机等级的进程。虽然爱沙尼亚在多次外国侵略中幸存

⁶ Margus Tsahkna as cited in ‘Eesti 200 board member: There is no political leader in current situation], *ERR*, 7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1608168637/eesti-200-board-member-there-is-no-political-leader-in-current-situation>].

⁷ ‘PM: It is time for society to take back control from coronavirus’ in *ERR*, 8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err.ee/1608170125/pm-it-is-time-for-society-to-take-back-control-from-coronavirus>].

了下来，但明显没有准备好应对新冠肺炎危机及其后续影响。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将从 2021 年 4 月 19 日开始实施免隔离的旅行气泡政策，⁸这样的局势对于包括爱沙尼亚在内的大部分欧盟成员国来说都像是天方夜谭。2021 年 4 月中旬，拥有五百万人口的新西兰只有 2596 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26 例死亡病例，而爱沙尼亚的人口数仅是新西兰的五分之一，却有着 117782 例感染病例、1100 例死亡病例。⁹爱沙尼亚与新西兰的差别巨大，尽管二者都是世界经济中的发达国家。因此，鉴于欧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联盟，却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应对危机的泛欧洲对策，为了能够在国内落实一套体系，总理提出了以下观点：

一套分为低、中、高、非常高风险的四级体系将会实施用以评估当前形势，四个级别分别用绿色、黄色、橙色和红色代表。每一等级都有对应的为防止疫情传播而为个人、组织和国家准备的活动。每个等级都可以根据不同领域的特点而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指导方针和建议，保护人们的健康并减少政府强制实施的限制措施。这项计划还指出，在风险等级发生变化时，政府需要权衡限制措施。¹⁰

⁸ ‘New Zealand, Australia travel no-quarantine bubble to start on 19 April - Ardern, Hipkins’ in *RNZ*, 6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rnz.co.nz/news/political/439909/new-zealand-australia-travel-no-quarantine-bubble-to-start-on-19-april-ardern-hipkins>].

⁹ Coronavirus dataset in *Terviseamet*, last updated 19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terviseamet.ee/en/coronavirus-dataset>].

¹⁰ Kaja Kallas as cited in ‘PM: It is time for society to take back control from coronavirus’.

总理在检视了自己在本届和上届政府中所做出的若干决策后指出，这项计划不是在给部长们创造实施自上而下管理的机会。这个体系并不是要给国民和企业强加一些不同种类的限制条件，而恰恰相反：

我们希望此项计划能够囊括整个社会，所有人都能在防疫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职责。我们希望所有爱沙尼亚公民和企业，以及在此运作的联盟组织都能够贡献出建设性建议，采取一些行业范围内的措施控制疫情的传播，毕竟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公司、企业、组织或整个行业被叫停，所有人都厌倦了这些限制措施。¹¹

现有的这套限制措施已经在此前的一系列周报中讨论过了，这套措施并不很严格，但不确定性长期存在对社会、经济、政治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例如，政府已经讨论过要将国家的地区选举延后（定于2021年10月举行），鉴于芬兰已经将其地区选举从4月18日延期至了6月13日。¹²这个问题现在依然在讨论之中，同时，现在实行的限制措施（本应在4月11日结束）延长到了4月25日。卫生劳动部部长塔奈尔·基克受到很多来自反对党的指责，但他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乐观态度，认为“4月26日开始将可能

¹¹ Kallas.

¹² Toomas Kask, 'Postponing local elections can be avoided' in *Postimees*, 29 March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news.postimees.ee/7212531/postponing-local-elections-can-be-avoided>].

会放开一些教育领域的户外活动条件”。¹³5-6月不受某些主要限制措施的前景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呼吁，而这种例行的政治紧缩正在为国家准备秋季的地方选举。

（作者：E-MAP基金会；翻译：齐欣雨；校对：戚强飞；
签发：陈新）

¹³ Tanel Kiik as cited in ‘Health minister: I am optimistic we can ease some restrictions on April 26’, *ERR*, 19 April 2021. Available [<https://news.err.ee/1608183118/health-minister-i-am-optimistic-we-can-ease-some-restrictions-on-april-26>].